

律
疏
補
書

神珠神書

齊東野語卷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何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

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鳴夷子皮又嘗
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爭■魯望蕭然矍
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
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
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
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
勤勞其邑百廢■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
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

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石

湖郡人范成大爲之辭

識

噫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

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

跡

尚論

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

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

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說

宴安

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

述之然

獨嘗怪

屈平旣

淵潛以

從彭咸而桂叢之

賦猶召隱士

淮南小山猶爲作隱士之賦

疑若幽

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
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飄煙
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

援

小山

故事

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

人兮扁舟憮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獨君

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

吹澤國

蕩搖空明兮

南北一色

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

鏡萬里蕩空碧

今鞭魚龍列星剌剌兮一下其孤蓬渺顧懷兮斯

路與涼月兮入滄浦

君之旂兮獵可以艤楫餞東流兮悵雲海

梁千丈兮

悠悠我思兮君無遠邁

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

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

復來載歌曰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

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

天地四方樂莫樂兮美無度兮吾之土膾脩鱸兮

雪飛登菰蓴兮芼之水仙濱兮胥命君可望兮不

可追

驅疾霆兮駟奔雲宛一息江之濱

頽倒景兮

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萊蘋堂兮庶杜若一杯

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

披雪而晞兮頽煙雨綠蔬兮莎棘歲婉晚兮何以

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

石

泉兮終古

鳥鳥飛今擇君

屋歸來故墟兮蒼煙疎木擢笠澤兮徑秋荷潏洞庭兮一波訪故人兮安在

千秋風露

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泐兮生

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

是今丘壠多稼

石田

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

里不見初艸何以知後作之功觀前輩著述而探
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曰
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
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
波獨怊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
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 江湖瑰詞三章妙天
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

在江水扁舟獨釣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
固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
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
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時范公
方爲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脉翰林權直
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

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
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
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
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
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
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
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
清聖之和褒譽韓侂冑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

思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脩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

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

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辰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旣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

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難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

以聖上同之漢哀

云

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

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
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
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
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
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
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
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
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望
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
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合式諸士庶習
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
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
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